

T 2511  
8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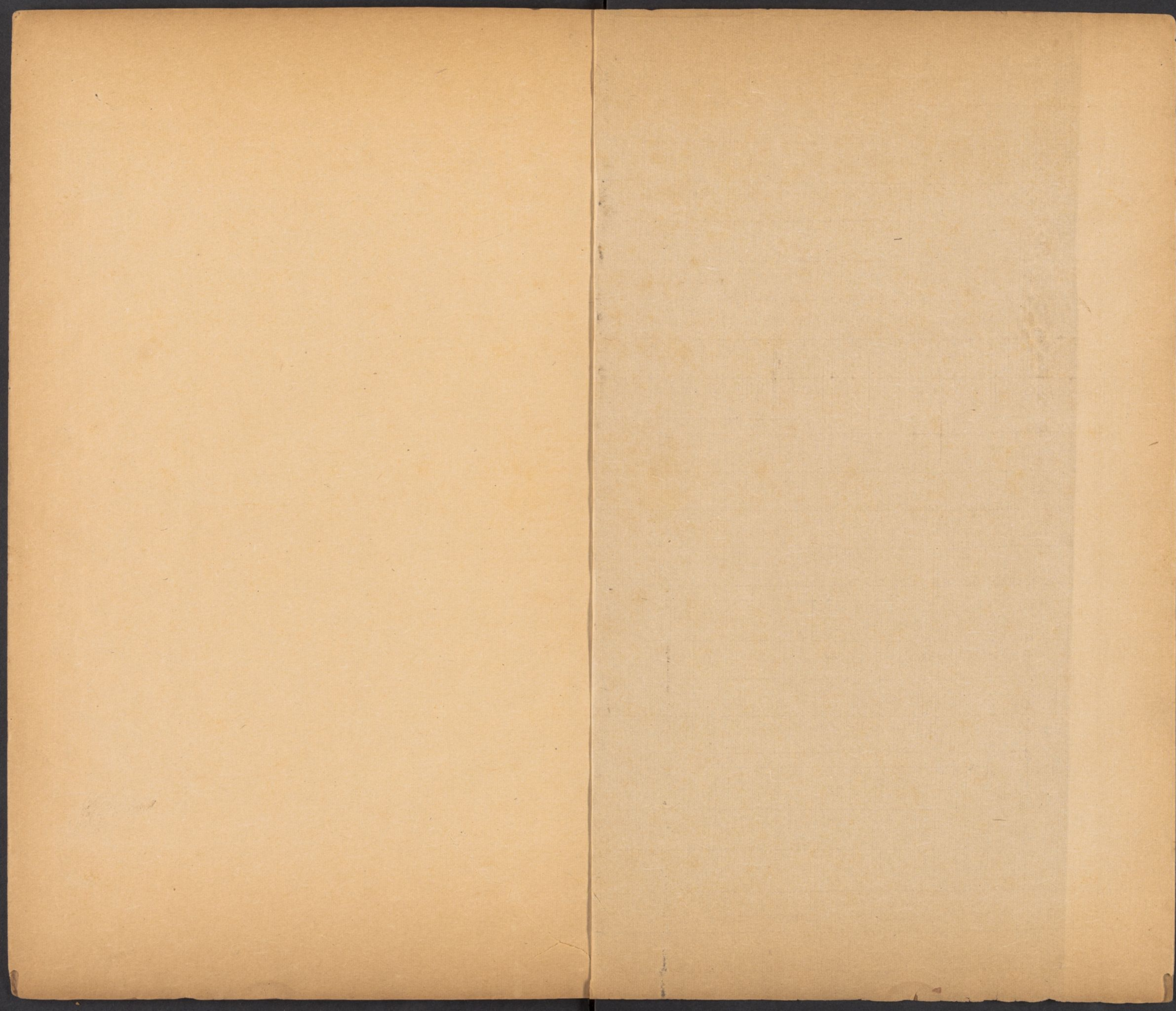
晉 宋 齊 梁 陳 後 周 隋  
魏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忠義傳一

けしん七







經家門其弟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  
馬授手遵生有勇方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往何  
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  
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  
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  
生無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  
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之曰玄猜忍之性未能取卿  
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  
遇以國士爲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





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第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為殷荊州吏荊州奔亡存亡未判何顏復謝玄即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為晉忠臣從公乞一第以養老母玄許之又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既興晉陽之甲軍次潯陽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姦計自傷力劣不能翦滅凶逆恨死晚也玄遂害之時年三十七眾咸悼焉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母即日焚裘

張禕吳郡人也少有操行恭帝為琅邪王以禕為郎中令及帝踐阼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罌付禕密令鳩帝禕既受命而歎曰酖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

宋書不立忠義傳以龔穎張進之卜天與三人附孝義傳今析置此仍取袁淑袁粲二人冠於其首

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也父豹丹揚尹太尉長史淑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家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為姑夫王弘所賞不為章句之學而博涉多通文彩



道豔縱橫有才辯本州命主簿著作佐郎太子舍人並  
不就彭城王義康命爲司徒軍司祭酒義康不好文學  
雖外相禮接意好甚踈劉湛淑從母兄也欲其附已而  
淑不以爲意由是大相乖失淑乃爲詩曰種蘭忌當門  
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尋以久疾免官  
元嘉二十六年累遷尚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伐淑侍  
坐從容曰今當席卷趙魏檢玉代宗臣逢千載之會願  
上封禪書一篇文帝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當之出爲  
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還爲御史中丞時魏

軍南侵至瓜步文帝使百官議防禦之術淑上議擊之  
其言甚誕淑喜爲誇侈每爲時人所嘲始興王濬常送  
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追取謂爲使人謬誤欲以戲淑  
淑與濬書云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  
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裒益之亟也竊恐二三諸侯  
有以觀大國之政是用敢布腹心遷太子左衛率元凶  
將爲逆其夜淑在直二更許劬呼淑及蕭斌等流涕謂  
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日便當  
行大事望相與勦力淑及斌並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



劭怒變色左右皆聳動斌懼曰謹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時常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問曰事當尅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尅但旣尅之後爲天地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劭左右引淑衣曰此是何事而可言罷劭因起賜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裁三尺爲一段又中裂之分斌與淑及左右使以縛袴褶淑出還省繞牀至四更乃寢劭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肯起劭停車奉化門外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辭不上劭命殺之於奉化

門外槐樹下時年四十六劭即位追贈太常孝武即位詔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憲公又詔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綽卜天與家長給廩淑從子粲字景倩父濯揚州秀才早卒粲幼孤其祖哀之名之曰愍孫伯叔並當世榮顯而愍孫飢寒不足母琅邪王氏太尉長史誕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愍孫少好學有清才隨伯父洵爲吳郡擁弊裘讀書足不踰戶其從兄顓出游要愍孫愍孫輒稱疾不動叔父淑雅重之語子弟曰我門不乏賢愍孫必當復爲三公或有欲與顓婚者顓父洵曰顓不堪正可與愍孫婚耳時愍



孫在坐流涕起出早以行操見知初爲揚州從事文帝安  
北參軍孝武即位稍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孝建元  
年文帝諱日郡臣並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愍孫與黃  
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密以白孝武孝武  
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並免官二年起爲廷尉大明元  
年復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封興平縣子三年坐納山陰民  
丁承文貨舉爲會稽郡孝廉免官五年爲左衛將軍加給  
事中七年轉吏部尚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臨宴  
東宮與顏師伯柳元景沈慶之等並擣脯愍孫勸師伯酒

師伯不飲愍孫因折辱之曰不能與佞人周旋師伯見  
寵於上上常嫌愍孫以寒素陵之因此發怒曰袁濯兒  
不逢朕負外郎未可得也而敢以寒士遇物將手刃之  
命引下席愍孫色不變沈柳並起爲謝久之得釋出爲  
海陵太守廢帝即位愍孫在郡夢日墮其胷上因驚尋  
被徵管機密歷吏部尚書侍中驍騎將軍愍孫峻於儀  
範廢帝裸之逼使走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  
晦鷄鳴不已明帝泰始元年爲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  
守愍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



嵇康高士傳後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  
深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棲沖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  
幼夙多疾性疎懶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譚  
天之藝皆汎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  
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席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揚子寂  
寞嚴叟沈冥不是過也脩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  
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有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  
無不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  
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

針藥莫不必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  
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  
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愍孫幼慕荀奉倩之爲人  
白孝武求改名爲粲不許至明帝立乃請改爲粲字景  
倩其外孫王筠又云明帝多忌諱以反語素愍爲殞門  
帝意惡之故令改焉二年遷領軍將軍仗士三十人入  
六門其年徙中書令領太子詹事三年轉尚書僕射尋  
領吏部五年加中書令又領丹楊尹上於華林園茅堂  
講周易粲爲執經又知東宮事粲負才尚氣愛好虛遠



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  
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  
竹石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  
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袁尹又  
嘗步屨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  
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  
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曰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洲  
蓋其志也七年爲尚書令初粲忤於孝武其母候乘輿  
出負磚叩頭流血墀碎傷目自此後粲與人語有誤道

眇目者輒涕泣彌日嘗疾母憂念晝寢夢見父容色如  
平生與母語曰愍孫無憂將爲國家器不患沈沒但恐  
富貴終當傾滅耳母未嘗言及粲貴重恒懼傾滅乃以  
告之粲故自撻損明帝臨崩粲與褚淵劉劭並受顧命  
加班劔二十人給鼓吹一部後廢帝即位未親朝政加  
粲兵五百人元徽元年粲丁母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  
將軍不受中使敦逼相望粲終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  
祖日及祥詔衛將軍斷客二年桂陽王休範爲逆粲扶  
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吏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



通志宋忠義傳一  
四  
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  
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自當與  
諸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  
達等感激出戰賊即平殄事寧授中書監即本號開府  
儀同三司領司徒以揚州解爲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  
書令衛軍開府如故並固辭服終乃受命加侍中進爵  
爲侯又不受時粲與齊高帝褚淵劉秉遊日入直平決  
萬機時謂之四貴粲默然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  
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宅宇率素器物

取給好飲酒喜吟諷獨酌園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  
杖策獨游素寡往來門無雜客閑居高卧一無所接談  
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  
中如故時齊高帝居東府故使粲鎮石頭粲素靜退每  
有朝命多不即從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  
即便順旨有周旋人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乖往必  
有禍粲不答又給油絡通幃車仗士五十人入殿時齊  
高帝方謀革命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  
圖丹楊尹劉秉宋氏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



素好武事並慮不見容於齊高帝皆與粲相結諸將帥  
黃回任候伯孫曇瓘王冝興彭文之卜伯興等並與粲  
合昇平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齊高帝自詣粲粲  
稱疾不見粲宗人袁達以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劫  
我入臺便無辭以拒一如此不復得出矣時齊高帝入  
屯朝堂秉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爲  
直閣黃回諸將皆率軍出新亭粲謀尅日矯太后令使  
蘊伯興率宿衛兵攻齊高帝於朝堂回率軍來應秉候  
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夜發其日秉憂懼不知所爲哺後

便束裝未暗載婦女就粲由此事泄先是齊高帝遣弟  
薛淵蘇烈王天生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實禦之也  
又令腹心王敬則爲直閣與伯興共摠禁兵王蘊聞秉  
已奔嘆曰今年事敗矣時齊高帝使蘊募人已得數百  
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本期開南門時已暗夜薛淵等  
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即便散走齊高帝已報敬則敬  
則率所領收蘊殺之并誅伯興又遣軍主戴僧靜向石  
頭助薛淵自倉門入時粲與秉等列兵登東門僧靜分  
兵攻府西門粲與秉欲還赴府旣下城列燭自照謂其



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  
僧靜挺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粲子最覺有異大叫  
抱父乙先死兵士人人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為忠臣汝  
不失為孝子仍求筆作誌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  
便歸魂墳隴永就山丘惟餘乃并斬之初粲大明中與  
蕭惠開周朗同車行逢之船開駐車惠開自照鏡曰無  
年無仕朗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粲最後曰當至三公  
而不終至是知言最字文高時年十七既父子俱殞左  
右分散任候伯等其夜並自新亭赴石頭其後皆誅粲

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  
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為乎遂抱以首  
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柰何欲  
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  
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甍狗戲如平常經年餘鬪場忽  
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沒  
此狗即袁郎所常騎者也齊永明元年武帝始下詔命  
袁粲劉秉改葬粲省事莫嗣祖粲常所委信與劉秉等  
宣密謀至是齊高帝謂曰汝知袁粲密謀逆何以不啓



嗣祖曰小人無識曲蒙袁公厚恩不忍仰負今日就死  
分甘官若賜性命亦不忍背粲而獨生也戴僧靜勸殺  
之高帝曰彼各爲其主遂赦焉用爲省事歷朝所賞後  
爲梁豫章王師

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爲勸學從事  
璩爲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  
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乃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  
人亡不能死何忍舉觴聞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  
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即穎姑也跣出救之得免及縱

僭號備禮聘之又不至乃收穎付獄脅以兵刃執志彌  
堅終無回改至于蜀平遂不爲節其後刺史至輒加辟  
引歷府參軍州別駕從事史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徽  
表穎節義竟不被朝命終于家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爲郡大族少有志行歷五官主  
簿永寧安固二縣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財贍鄉里  
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  
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嘗避地墮水沈沒進  
之投水拯救相與沈淪久而得免時劫畧充斥每入村



通志卷之二十一  
縱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害其信義所感如此  
元嘉初詔在所蠲其徭役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  
之被害妻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郡吏俞僉以家  
財冒難棺斂逸之等六喪送致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  
中老病卒

卜天與吳興餘杭人也父名祖武帝聞其有幹力召補  
隊主從征伐封關中侯歷二縣令天與善射弓力兼倍  
容貌嚴毅笑不解顏文帝以其舊將子使教皇子射  
嘉二十九年為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入弒事

卒舊將羅訓徐牢皆望風屈謝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  
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牢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  
殿下常來去云何即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劔於  
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乃見殺其隊將張弘之朱道  
欽陳蒲與天與同出拒戰並死孝武即位贈天與龍驤  
將軍益州刺史謚曰壯侯車駕臨哭弘之等各贈郡守  
給天與家長稟子伯宗殿中將軍明帝泰始初領幢擊  
南賊於赭圻戰沒伯宗弟伯興官至南平昌太守直閣  
領細仗隊主昇明元年與袁粲同謀伏誅天與弟天生



少為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坑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度唯天生墜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剡其端使利交橫布坑內更呼等類共跳並懼不敢天生乃復跳之往反十餘曾無留礙眾並嘆服以兄死節為孝武所留心大明末為弋陽太守明帝泰始初與殷琰同逆被斬

齊齊不立忠義傳以丘冠先一人附孝義傳今折置此仍以張冲一人附其下

丘冠先字道玄吳興烏程人也少有節義永明中位給事中時求使蠕蠕國尚書令王儉言冠先雖名位未升而義行甚重若為行人則蘇武鄭眾之流也於是使蠕

蠕蠕蠕逼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入臨之冠先曰能殺我者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我狄者我也遂見殺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千疋雄不受詣闕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節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甄之褒策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建元四年車僧朗銜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舊準臣父成例也今僧朗反葬冢塋臣父湮棄絕域語忠烈則亦不謝車論荼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贈書奏不省



張沖字思約吳郡吳人也祖邵宋吳興太守封臨沮伯  
父東襲封位通直郎東勇力手格猛虎元凶弑立以為  
輔國將軍孝武至新亭東出奔墜淮死長子式嗣沖出  
繼伯父敷沖母戴顯女有儀範張氏內取則焉沖少有  
至性隨從叔求為將帥除盱眙太守求征彭城遇寒軍  
人手脛凍折者十七八沖足指皆墮永明八年為假節  
監青冀二州行刺史事沖父初卒遺令祭我必以鄉土  
所產無用他物沖在鎮四時還吳國取果菜每至哀嘗  
輒流涕薦焉仍轉刺史永元二年為南兖州刺史

州裴叔業以壽春降魏又遷沖南兖州刺史並不拜崔  
慧景事平徵建安王寶寅還都以沖為舒州刺史一歲  
之中頻授四州刺史至是乃受任封定襄侯梁武帝起  
兵手書喻意又遣辯士說之沖確然不回東昏遣驍騎  
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糧運送沖使拒西  
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敗疑沖不敢進得住身首浦聞  
梁武帝將至元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  
寄被代還至郢東昏勅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  
寄謂沖曰下官雖未荷朝廷深恩寔蒙先帝厚澤陰其



樹者不折其枝寔欲微立塵效冲深相許諾共結盟誓  
分部拒守遣軍主孫樂祖率數千人助僧奇援魯山岸  
立城壘明年二月梁武帝圍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等  
過江攻郢城冲中兵參軍陳光靜等聞出擊之光靜戰  
死冲固守不屈病將死厲府僚以誠節言終而卒元嗣  
榮伯與冲子孜及長史江夏程茂固守東昏詔贈冲散  
騎常侍護軍將軍元嗣等處圍城之中無他經略唯迎  
蔣子文及蘇侯神每日禺中於州聽事上祀以求福鈴  
鐸之聲晝夜不止又使子文道從登陴巡行旦日輒復  
如之識者知其將亡僧可病死孫樂祖以城降郢被圍  
二百餘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魯山陷後二日程茂  
及元嗣等議降使孜為書與梁武帝冲故吏青州中從  
事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逾松竹郎君但  
當端坐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命以下從  
使君今若隨諸人之計非惟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  
恐彼所不取也不從卒以郢城降時以冲及房僧奇比  
臧洪之被圍也贈僧寄益州刺史

梁

梁不立忠義傳少錄張嶷江  
子一沙峻韋粲四人以為編



張嵯字四山吳郡吳人也祖永宋南兖州刺史父穆尚書左僕射穆初爲剡令至嵯亭生之因名嵯字四山嵯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班衣受穆杖動至數百收淚歡然雅有志操能清言初父穆爲青冀二州刺史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城穆遂見害嵯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不聽音樂弟淮言氣不倫嵯垂泣訓誘起家祕書郎累遷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王暕日玄言因爲之筮謂嵯曰卿後當東入爲郡恐不得終其天年嵯曰貴得其所耳時伏璉在坐曰君王可畏人也還爲

太府卿吳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伊率郡兵赴援城陷御史中丞沈峻違難東歸嵯往見之謂曰賊臣憑陵人臣効命之日今欲收隼兵刃保據貴鄉雖復萬死誠亦無恨峻固勸嵯舉義時邵陵王綸東奔至錢塘聞之遣前舍人陸丘公版授嵯征東將軍嵯曰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版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嵯嵯斬其使仍遣軍破神茂侯景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助神茂擊嵯嵯軍敗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以刃終不屈執以送景景將舍之嵯曰速死爲幸乃殺



之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崦曰吾一門已  
在鬼錄不在爾處求恩於是皆死賊平元帝追贈侍中  
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貞

江子一字元亮濟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  
也父宏成奉朝請子一少慷慨有大志家貧以孝聞苦  
侍養多闕因蔬食終身起家王國侍郎奉朝請上書言  
事爲當軸所排乃拜表求入北爲刺客武帝異之又啓  
求觀書祕閣武帝許之有勅直華林省其姑夫左衛將  
軍朱异權要當朝休假之日賓客輻湊异不爲物議所

歸欲引子一爲助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爲遂昌  
曲阿令皆著美績後爲南津校尉弟子四歷尚書金部  
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並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事  
極言得失武帝甚善之詔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其令  
尚書詳擇施於時政左戶郎沈炯少府丞顧璵嘗奏事  
不允帝厲色呵責之子四乃趨前代炯等對言甚激切  
帝怒呼縛之子四據地不受帝怒亦歇乃釋之猶坐免  
職及侯景攻陷歷陽自橫江將度子一率舟師千餘人  
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走子一乃退還南洲收餘



衆步赴建鄴見於文德殿帝怒之具以事對且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日之事何所復惜不死關前終死關後耳及城被圍開承明門出戰子一及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並力戰直前賊坐甲不起子一引稍撞之賊縱突騎衆並縮子一刺其騎騎倒稍折賊解其肩時年六十二弟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乃免胄赴敵子四稍洞胷死子五傷脰還至壑一慟而絕賊義子一之勇歸之面如生詔贈子一給事黃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元帝又追贈子一侍中謚義子子四黃門侍郎謚毅子子五中書侍郎謚烈子子一續黃圖及班固九品并詞賦文章數十篇行於世

沈浚字叔源吳興武康人也祖憲齊冠軍長史廣陵太守浚少涉學有才幹仕梁歷山陰吳建康三縣並有能名太清二年累遷御史中丞時臺城爲侯景所圍外援並至景表請和求解圍還江北詔許之遣右衛將軍柳津對景盟歃景知城內疫疾稍無守備因緩去期城內知其背盟復舉烽鼓譟後數日景復進表請和簡文使



浚往景所景曰即日向熱非復行時政欲立効求停君  
可見爲申聞浚曰大將軍此意意在得城下風所聞久  
已乏食城內雖困尚有兵糧朝廷恐和好垂貳已密勅  
外軍若臺城傾覆勿以二宮爲念當以死雪耻若不能  
決戰當深壁自守大將軍十萬之衆將欲何資景橫刀  
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河南王親是人臣舉兵  
向闕今朝廷已赦王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翻背沈浚  
六十之年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出景歎  
曰是真司直也然密銜之又勸張嶷立義景後得殺之

韋粲字長倩京兆杜陵人車騎將軍叡之孫北徐州刺  
史放之子也少有父風好學仗氣身長八尺容貌甚偉  
初爲雲麾晉安王行參軍後爲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  
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才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  
及王爲皇太子粲自記室遷步兵校尉入爲東宮領直  
後襲爵永昌縣侯累遷右衛率領直以舊恩任寄綢密  
雖居職屢徙而常留宿衛頗擅權勢誕侈不爲時輩所  
平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  
面向人大同中帝嘗不豫一日暴劇皇太子以下並入



侍疾內外咸云帝崩粲將率宮甲度臺微有喜色問所  
由那不見辦長梯以為大行幸前殿須長梯以復也帝  
後聞之怒曰韋粲願我死有司奏推之帝曰各為其主  
不足推也太清元年出為安遠將軍衡州刺史皇太子  
出餞新亭執粲子曰與卿不為久別二年召為散騎常  
侍還至廬陵閤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得精卒五千馬  
五百疋倍道赴援至豫章即就內史劉孝儀謀之孝儀  
曰必如此當有勅安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  
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逼宮闕水

陸阻斷何暇有報假令無勅豈得自安今日何情飲酒  
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  
粲粲乃分麾下配第八弟助第九弟警為前軍粲馳往  
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都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  
先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且張軍勢移鎮  
盆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率  
兵二千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至南洲  
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  
即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先是安北



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長子  
嗣帥江西之衆赴都屯于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遣  
船度仲禮與粲合軍進屯新林王游苑粲建議推仲禮  
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高耻居其下  
乃曰柳節下已足州將何須我復鞭杖累日不決粲乃  
抗言於衆曰今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推柳司州者政  
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  
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  
不得復論今日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

朝之舊齒豈應復挾私以沮大計粲請爲諸君解釋之  
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之高泣曰吾荷國榮自應率  
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効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前  
謂衆議已定無俟老夫爾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  
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  
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粲營部分衆軍旦日將戰  
諸將各有據守令粲屯青塘當石頭中路粲慮柵壘未  
立爲賊所爭頗以爲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侮直欲  
以身徇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



立營逼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盡就泊之此事大非兄  
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粲率所部水陸俱進時  
昏霧軍人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曉猶未合  
景登禪靈寺門閣望粲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副王  
長茂勸據柵待之粲不從令軍主鄭逸逆擊之軍敗賊  
遂入營左右高馮牽粲避賊粲不動猶叱子弟力戰兵  
死略盡遂見害年五十四粲子尼及三弟助敬彊從弟  
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內  
簡文聞之流涕謂御史中丞蕭愷曰社稷所寄唯在章  
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元帝平侯景追  
謚忠貞子諒以學業為陳始興王叔陵所引為中錄事  
參軍兼記室叔陵敗伏誅

陳

陳不立此傳今取魯廣達一人以備其篇

魯廣達字徧覽扶風郿人安南將軍吳州刺史悉達之  
弟也悉達自有傳廣達少慷慨志立功名虚心愛士賓  
客自遠而至時江表將帥各領部曲動以千數而魯氏  
尤為多仕梁為平南當陽公府中兵參軍侯景之亂與  
兄悉達聚眾保新蔡梁元帝承制授晉州刺史王僧辯



之討侯景廣達出境接候資奉軍儲僧辯謂沈炯曰魯  
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仍率衆隨僧辯景平加員外  
散騎常侍武帝受禪授東海太守後代兄悉達為吳州  
刺史封中宿縣侯光大元年遷南豫州刺史華皎稱兵  
上流詔司空淳于量進討軍至夏口見皎舟師彊盛莫  
敢進廣達首率驍勇直衝賊軍廣達隋末沈溺久之因  
救獲免皎平授巴州刺史太建初與儀同章昭達入硤  
口招定安蜀等諸州鎮時周圍江左大造舟艦於蜀并  
運糧青泥廣達與錢道戢等將兵掩襲縱火焚之仍還

本鎮廣達為政簡要推誠任下吏民便之及秩滿皆詣  
闕表請於是詔留二年衆軍北伐畧淮南舊地廣達與  
齊軍戰於大峴大破之斬其敷城主張元範進尅北徐  
州仍授北徐州刺史十年授都督合州刺史十一年周  
將梁士彥圍壽春詔遣中領軍樊毅左衛將軍任忠等  
分部趣陽平秦郡廣達率衆入淮為掎角以擊之周軍  
攻陷豫霍二州南北充晉等各自拔諸將並無功遂盡  
失淮南之地廣達因免官以侯還第十二年與南豫州  
刺史樊毅北討尅郭默城尋授平西將軍都督郢州以



上七州諸軍事頓兵江夏周安州摠管元景征江外廣  
達命偏師擊走之至德二年為侍中改封綏越郡公尋  
為中領軍及隋將賀若弼進軍鐘山廣達於白土岡置  
陣與弼旗鼓相對廣達躬擐甲胄手執桴鼓率勵敢死  
冒刃而前隋軍退走逐北至營傷殺甚衆如是者數四  
及弼攻諸軍乘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  
戰不息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  
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歔遂就執禎明三年  
依例入隋廣達追愴本朝淪覆遇疾不療尋以憤慨

尚書令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其棺頭為詩曰黃泉  
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又製廣  
達墓銘述其忠槩初隋將韓擒虎之濟江廣達長子世  
真在新蔡乃與其弟世雄及所部奔擒虎擒虎遣使致  
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兵都下乃自劾廷尉請罪後主謂  
曰世真雖異路中大夫公國之重臣吾所恃賴豈得自  
同嫌疑之間乎加賜黃金即日還營廣達有隊主楊孝  
辯時從廣達在軍中力戰陷陣其子亦隨孝辯揮刀殺  
隋兵十餘人力窮父子俱死



後魏

于簡字什門代人也明元時為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外不入使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主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按其項什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甚既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群眾之中迴身背跋披袴後襠以辱之拘留之後隨身衣裳賤壞略盡畿蟲被體跋遺以衣服什門拒而不受和龍人皆歎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歷二十四年後馮弘上表稱臣

乃送什門歸拜治書侍御史太武下詔曰什門奉使和龍值狂虜肆虐勇志壯厲不為屈節雖蘇武何以加之賜羊千口帛千疋進為上大夫策告宗廟班示天下段進不知何許人也太武初為白道守將蠕蠕大檀入塞圍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為賊所殺帝追愍之贈安北將軍賜爵顯美侯謚曰壯

汲固東郡梁城人也為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民皆送之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眾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顧



徑於式婦閨抱憲匿藏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以  
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為固  
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為郎婆後高祐為兗州刺  
史嘉固節義以為主簿

王玄威恒農北陝人也獻文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  
外衰裳蔬粥哭踊無時刺史荀頴以事表聞詔令問狀  
云先帝澤被蒼生玄威不勝悲慕戀心如此不知禮式  
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為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  
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  
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  
與玄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婁提代人也獻文時為內三郎獻文暴崩提謂人曰聖  
主昇遐安用活為遂引佩刀自刺幾死文明太后詔賜  
帛二百匹時有勅勒部人姪拔寅兄地于坐盜食官馬  
依制命死拔寅自誣已殺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爭死  
辭不能定孝文詔原之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也稟性剛烈大和中為徐州後軍  
以力死戰眾寡不敵遂被禽瞋目大罵終不降屈為賊



所殺孝文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有嚴季者亦為軍校尉與渴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降屈後尋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朱長生于提者並代人也孝文時以長生為負外散騎常侍與提俱使高車既至高車王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拒之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阿伏至羅既受獻長生曰為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命眾中拜阿伏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教我而辱我於大眾奪

長生等獻物內之叢石之中力脅以兵曰汝能為我臣則活不降則死二人皆瞋目厲聲曰豈有天子使人拜汝夷狄我寧為魏死不為汝臣阿伏至羅彌怒絕其飲食從行者三十人皆求哀阿伏至羅乃給以肉酪唯長生與提又不從乃各分徙之積三歲乃得還孝文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甚嘉之拜長生河內太守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為令長

晁清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史潁川公清襲祖爵例降為伯為梁城戍將梁師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為



賊所殺宣武襄美贈樂陵太守謚曰忠子榮賓襲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  
叛悅息肫走投侯仁城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捶撻侯仁  
終無漏泄肫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叙  
一小縣詔可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為三城戍主方城縣子梁師攻  
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  
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明帝下詔褒美忠節進  
榮世爵為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胡小彪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為統軍於晉  
壽孝昌中梁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郟蚪遣長史  
和安固守小劔文熾圍之蚪命小彪與統軍崔珍寶同  
往防拒文熾掩襲小彪珍寶並禽之文熾攻小劔未陷  
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疆盛北救不來豈  
若歸款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彪與和安  
交言小彪乃慷慨謂安曰我柵不防為賊所虜觀其兵  
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傳梁州遣將已至賊以  
刀歐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莫不嘆其壯節哀其死



亡文熾尋奔敗禽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二十一人  
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槩啓以世澄購其屍柩乃獲骸骨  
歸葬之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也永安初爲梁將韋休等所虜面  
縛臨刃巡達村塢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但當  
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又荊州被圍行臺宗靈恩  
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喻爲賊將所獲執女等巡城  
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剗其  
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等

子爵聽子弟襲爵遣使詣所在平祭

郭琰字神寶京槃人也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孝武帝之  
居藩邸琰以通俠被知及即位封新豐縣公除洛州刺  
史孝武西入改封馮翊郡公授行臺尚書潼關大都督  
大統中齊神武遣大都督竇泰襲恒農時琰爲行臺衆  
少戰敗乃奔洛州與刺史泉企城守力窮城將陷乃仰  
天哭曰天乎天乎何由縱此長蛇而不助順也言發涕  
流不能自止兵士見之咸自厲憤竟爲東魏將高敖曹  
所禽復謂敖曹曰天子之臣乃爲賊所執敖曹素聞其



名義不殺之送於并州見齊神武言色不屈見害

沓龍超晉壽人也性尚義俠少為鄉里所重永熙中梁

將樊文熾來寇益州刺史傅和孤城固守龍超每出戰

輒破之時攻圍既久糧矢方盡刺史遣龍超夜出請援

於漢中遂為文熾所得許以封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

軍宜早降乃置龍超於攻樓上龍超乃告刺史曰援軍

數萬近在大寒文熾大怒火炙殺之至死辭氣不撓大

統二年詔贈龍驤將軍巴州刺史

乙速孤佛保北秀容胡酋也少驍武善射孝武帝時為

直閣將軍從入關封蒲子縣公并賜弓矢大統初梁將

蘭欽來寇遂陷漢中佛保時為都督統兵力戰知將敗

乃先城未陷仰天大哭曰此馬吾常所乘此弓矢天恩

賜我豈可令賊得吾弓馬乎遂斬馬及弓自刎而死三

軍莫不壯之黃門郎趙僧慶時使漢中聞之乃收送其

尸致長安天子感歎詔著作錄之

周

周有孝節傳取李棠杜叔毗二人為編今折杜叔毗附於孝友仍以柳檜與李棠置此

李棠字長卿渤海脩人也祖伯貴魏宣武時官至魯郡

守有孝行居父喪哀戚過禮遂以毀空宣武嘉之贈勃



海相父元曾負外散騎侍郎棠幼孤好學有志操年十七與高乾兄弟舉兵信都以軍功除征虜將軍後仕東魏及高仲密為北豫州刺史請棠為掾先是仲密與崔暹有隙暹時為齊文襄委任仲密恐其間已每不自安將圖西附時東魏又遣鎮城奚壽興典兵事仲密但知民務而已遂與棠謀殺壽興率其眾據城遣棠詣關中歸款文帝嘉之拜棠武衛將軍封廣宗縣公位給車黃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從魏安公尉遲迴伐蜀棠應募先入蜀喻之至成都蕭撝問迴軍

中委曲棠不對撝乃答辱之冀獲其實棠曰爾亡國餘燼不識安危奉命喻爾反見躡頓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義不為爾移志也撝不得其要指遂害之子敞嗣

柳檜字季華河東解縣人也五世祖恭仕後趙趙亂徙居

汝潁間遂仕江表父僧習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歸魏歷北地潁川二郡守檜性剛簡任氣少文善騎射果於斷決年十八起家奉朝請居父喪毀瘠骨立服闋除陽城郡丞防城都督大統四年從文帝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都督鎮鄯州八年拜河湟郡守仍典軍事尋加平東



通志周忠義傳一  
將軍太中大夫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兵少人懷憂懼  
檜撫而勉之衆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之賊潰亂餘  
衆棄之遂大敗而走以功封萬年縣子時吐谷渾疆盛  
數侵疆場自檜鎮鄯州屢戰破之數年不敢為寇十四  
年遷河州別駕轉帥都督俄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  
督居三載徵還京師時檜兄虬為祕書丞弟慶為尚書  
左丞檜常謂兄弟曰兄則職典簡牘褒貶人倫弟則管  
轄群司股肱朝廷可謂榮寵矣然而四方未靜車書不  
一檜唯當蒙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文帝謂檜曰卿

苛在鄯州忠勇顯著今西境肅清無勞經略九曲國之  
東鄙勞君守之遂令檜鎮九曲尋從大將軍王雄討上  
津魏興平之即除魏興華陽二郡太守安康人黃衆寶  
謀反連結黨與將圍州城乃相謂曰嘗聞柳府君勇悍  
有餘不可當今既在外方為吾徒腹心之疾也不如先  
擊之遂圍檜郡郡城卑下士衆寡弱又無守禦之備連  
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數  
創遂為賊所獲既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  
下欲令誘說城中檜乃大呼曰群賊烏合糧食已罄行



通志卷八十一  
即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  
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尸水中城中人  
皆爲流涕衆寶解圍之後檜兄子止戈方收檜尸還長  
安贈東梁州刺史子斌嗣斌字伯達年十七齊王憲召  
爲記室早卒斌弟雄亮字信誠父檜在華陽見害雄亮  
時年十四哀毀過禮陰有復讎之志武帝時衆寶率其  
部歸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衆寶於城中請罪闕  
下帝特原之後累遷內史中大夫賜爵汝陽縣子隋文  
帝受禪拜尚書考功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

有奏事多爲駁正深爲公卿所憚俄以本官檢校太子  
左庶子進爵爲伯秦王俊鎮隴右出爲秦州總管府司  
馬領山南道行臺左丞卒子贊嗣

隋

劉弘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魏太常卿芳之孫也少好  
學有羈檢重節旣仕齊楚州刺史齊亡歸周武帝以爲  
本郡太守高祖平陳以行軍長史從總管吐萬緒度江  
加上儀同封漢澤縣公拜兗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  
六攻州弘城守救不至糧盡無所食與士卒煮犀甲腰



帶及剥樹皮食之一無離叛賊欲降之抗節彌厲城陷  
遂爲賊所害高祖聞而嘉嘆者久之賜物二千段長子  
信襲其官爵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也父寶  
藏位至郡守元少聰敏仕周歷壽春令譙州司馬俱有  
能名開皇中爲殿內侍御史煬帝嗣位遷度支郎遼東  
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爲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書  
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主其獄述時貴倖  
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按述

迫急仍以屬請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服一襲後奉使  
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  
肝腦塗地我今親率義兵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  
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位重祿近古莫儔當謂竭  
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僕有死而  
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脅以兵元竟不屈節於是遂見害  
帝甚嘉歎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子仁宗爲正議大夫  
弋陽郡通守

馮慈明字無佚信都人也父子琮仕齊至左僕射慈明



在齊爲中書舍人開皇中兼內史舍人大業中位尚書  
兵部郎加朝請大夫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  
東都也詔慈明令安集漣洛至鄆陵爲密黨崔樞所執  
密延於坐而謂之曰吾欲率四方之衆問罪於江都卿  
以爲如何慈明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  
非所敢對密不悅冀其後改乃加禮焉慈明潛使人奉  
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義而釋  
之出至營門爲賊帥翟讓所瞋責慈明勃然曰天子使  
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爲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邪

須殺但殺何須罵詈讓益怒於是亂刀斬之時年六十  
八梁郡通守楊汪上狀煬帝歎息之贈銀青光祿大夫  
拜其二子怱惇俱爲尚書承務郎王世充推越王侗爲  
主重贈柱國戶部尚書黎陽郡公謚曰壯武長子忱先  
在東都王世充破李密忱亦在軍中遂遣奴負父尸柩  
詣東都身不自送未幾又盛華燭納室時論醜之

張須陀弘農閩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史萬歲  
討西麤以功授儀同後從楊素擊平漢王諒加開府大  
業中爲齊郡贊務會興遼東之役歲饑須陀將開倉賑



給官屬咸曰須待詔勅須陀曰如待報至當委溝壑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嘉而不責時天下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陀獨勇決善戰又長於撫馭得士卒心論者號為名將時賊帥王薄北連豆子亢城孫宣雅石祗闡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陀大破之露布以聞帝大悅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奏之其年賊裴長才石子河等奄至城下須陀與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圍北海須陀倍道而進大破之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

之十年賊左孝友屯蹲狗山須陀列八營以逼之孝友窘逼面縛來降其黨解散又有王良鄭大彪李腕等衆各萬計須陀悉平之威震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陀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星師仁秦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擾濟北須陀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程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遂率兵逼滎陽須陀拒之讓懼而退走須陀遂北李密先伏兵數千人邀須陀遂與讓合



軍圍之須陀敗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復躍馬入救  
之往來數四衆皆敗乃仰天嘆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  
子乎乃下馬戰死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帝令  
其子元備總父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越王  
侗遣裴仁基招其衆移鎮虎牢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父初位毗陵太守善會  
大業中爲郇令以清正聞俄而百姓聚起爲盜善會討  
之往皆尅捷後賊帥張金稱屯于縣界善會每挫其鋒  
煬帝遣將軍段達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

竟敗後進止一以謀之乃大尅金稱復引勃海賊孫宣  
雅高士達等破黎陽而還善會邀破之擢拜朝請大夫  
清河郡丞于時山東思亂從盜如市郡縣微弱陷沒相  
繼能抗賊者善會而已前後七十餘陣未嘗負敗每恨  
衆寡相殊未能滅賊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見敗取善  
會定策善會遂與金稱戰賊乃退走善會捕斬之傳首  
行在所帝賜以上方甲稍弓劔進拜清河通守復從楊  
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宮帝下詔褒揚之  
後爲竇建德所圍城陷建德釋而禮之用爲貝州刺史



善會罵之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士建德知終不為己用  
遂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痛

獨孤盛不知何許人也父屯本姓李氏仕周賜姓獨孤  
兄楷長平太守自有傳盛性剛烈有膽略以煬帝藩邸  
之舊累遷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裴虔通引兵至  
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勢太異  
虔通曰事已然不預將軍事盛罵曰老賊何物語不及  
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為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  
贈光祿大夫紀國公謚曰武節

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學性  
鯁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為尚書左司郎當朝正色  
甚為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僚多不奉法楚每  
存糾舉無所迴避越王侗稱尊號以楚為內史令左備  
身將軍尚書左丞右光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  
同心勦力以輔侗文都將誅王世充以靖亂楚與其謀  
及文都為人所告世充以兵入犯太陽門武衛將軍皇  
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  
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世充入楚匿太官署



尋被執世充奮袂令斬於是鋒刃交下支體糜碎元文  
都者魏宗室也父矩周小冢宰元都事在魏汝陰王天  
賜傳中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遍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  
學頗解屬文性剛讐言有吏幹開皇中為秦州司法參軍  
因父考楊素奏為侍御史時永寧縣令李公孝四歲喪  
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  
以為無撫育之恩議不改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同  
母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菽服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  
也父雖自處傍尊之池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  
令云為人後者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為  
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改官此專據嫁  
者主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  
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  
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  
後人者為其父母菽未有變隔以親繼親既等故心喪  
不得有殊服問云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



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為伋也  
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是知  
服以名重情以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名  
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母以義報等之已生如  
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  
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至此後可以無  
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娣漢末為上計詣  
京師既而吳魏隔絕娣在內國更娶生子昌娣死後昌  
為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于時

議者之以為非然則繼之與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  
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  
取弟子伊為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  
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  
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為叛子於是下詔從之  
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  
文杖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諭彼之情稱情者如母之情  
杖義者為子之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孝崇禮篤敬苟  
以姆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已來則慈母如



母何待父令又云繼母慈母不實路人臨已養已同之  
心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  
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暮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  
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  
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因以不  
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爲如  
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論者即同真法律以  
弊刑禮以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一以者即真之稱如以二  
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且及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

取譬伐柯何遠之有論云取子爲後者將以供承祧廟  
奉養已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  
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  
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也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  
復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別之別有所重  
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日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  
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誅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  
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書云其父析薪  
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



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垂令侮聖干法  
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苟飾  
非於明世彊媒孽於禮經雖以揚己露才不覺言之傷  
理事奏竟從子翊之議歷新開豈令大理正並有能名擢  
授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為之辯折多出衆人意  
表從幸江東屬天下大亂帝世不悟子翊因侍切諫由  
是忤旨令子翊為丹楊留守尋遣於上江督運為賊吳  
基子所虜子翊說之因以衆略復遣首領賊渡江遇煬  
帝被弒知而告之子翊弗信起刊所言者賊又請以為王  
不從因執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崩子翊乃易其  
言於是見害

堯君素魏郡蕩陰人也煬帝為晉王時君素以左右從  
及嗣位累遷鷹揚郎將大業末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  
拒唐兵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膽略署領  
河東通守唐遣呂紹宗韋韋義節等攻之不克及通軍敗  
歸唐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左右  
皆哽咽通亦泣下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  
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以取富貴君素答曰公當



爪牙之寄爲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隆替屬之於公柰何不思報効以至於此縱不能遠慚主上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我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慚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爲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及承制拜君素爲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之監門直閣龐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唐俱造城下爲陳利害唐又賜

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下有所屬君何自苦身取戮辱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自知事必不濟每言及隋國未嘗不歎歔流涕常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義不得不死今穀足支數年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事必若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也時百姓苦隋日久及唐兵起人有息肩之望又頗得江都傾覆消息兼糧食絕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爲左右所害



陳孝意張丞珣杜松贊並以誠節顯孝意河東人大業  
初爲魯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爲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  
一囚孝意固諫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  
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爲納言奏孝意爲侍御  
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  
爲孝感尋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  
一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時長吏多賦  
污孝意清節彌厲發姦擿伏動若有神吏民稱之煬帝  
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作亂前郡丞楊長

仁鴈門令王確等謀應賊孝意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  
慄俄而武周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剋捷但孤城無援而  
孝意誓以必死亦知帝必不反每旦夕向詔勅庫俯伏  
涕流悲慟左右糧盡爲校尉張世倫所殺以歸武周張  
季珣京兆人父祥少爲隋文帝所知引爲丞相參軍累  
遷并州司馬及漢王諒反遣其將劉建攻之縱火燒其  
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西有王母廟登城望之再拜  
號泣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  
訖廟上雲起雨降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



援軍至賊退以功授開府後卒於都水監李珣少慷慨  
有志節大業末為鷹揚郎將所居據箕山為固與洛口  
接及李密陷倉城遣呼之李珣大罵密怒攻之連年不  
能尅經三年資用盡無薪徹屋而爨人皆穴處李珣撫  
之一無離叛後士卒飢羸為密所陷李珣坐聽事顏色  
自若密遣兵禽送之群賊曳令拜密李珣曰吾雖敗軍  
將猶是天子爪牙臣何容拜賊密壯而釋之翟讓從求  
金不得殺之其弟仲琰為上洛令及唐兵起城守部下  
殺之以歸唐仲琰弟幼琮為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亂

害李珣家世忠烈兄弟俱死國難論者賢之杜松贊北  
海人性剛烈重名義為石門府隊正大業末賊楊厚  
來攻北海縣松贊覘賊被執使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  
早歸降松贊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邂逅被執非  
力屈也官軍大來賊旦暮禽翦賊以刀築其口引之去  
松贊罵厚曰老賊何敢辱賢良言未卒賊斷其腰城中  
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優贈朝請大  
夫本郡通守



忠義傳第一

通志一百六十六



